

新疆人文地理丛书

(第二辑)



主编

张新泰

文明 地理

在路上·在新疆

韩子勇 著

新疆人文地理杂志社 编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文明 地理

在路上·在新疆

韩子勇 著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地理 / 韩子勇著. —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08.12
(新疆人文地理丛书)
ISBN 978-7-80744-501-2

I. 文… II. 韩… III. 地理 - 简介 - 新疆 IV. K9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3380 号

文明地理 在路上·在新疆

主 编 张新泰
编 著 韩子勇
责任编辑 郑红梅
封面设计 党 红
版式设计 王江林 李瑞芳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西虹西路 36 号 830000)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新疆新华华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mm × 1092 mm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04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44-501-2
定 价 38.00 元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文明的地理

新疆的“疆”	2
游牧阿尔泰	4
准噶尔的“草”与“苗”	11
天山半岛	15
啊！塔里木	18
祖源昆仑	25



第二章 在路上



新疆附近的新疆	30
天是空的	31
风车 风车 大花开放	33
盐湖	36
歌声中的达坂城	37
后沟	43
一马平川的戈壁滩哟	44
艾丁湖：万有引力之虹	51
洋海	52
热烈的生，热烈的死	53
不朽	56
洋海萨满	59
筲箕	60
太阳下：一堆火焰，火焰一堆	61
苏贝希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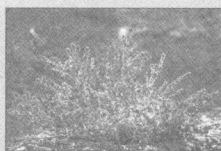
第三章 鄯善之思

鄯善

65



火焰中的翡翠	67
“我们”也是“遗产”	72
梦幻楼兰	74
波斯坦,波斯坦	79
沙漠的锤炼	83
悠悠维吾尔	85
食色性也	89



第四章 木卡姆 巨灵如风



歌唱	94
鲜花盛开的长旅	95
十二木卡姆·穹乃额曼	100
十二木卡姆·达斯坦	106
十二木卡姆·麦西热甫	110
刀郎木卡姆·刀郎人	112
刀郎木卡姆·自由的乐章	115
吐鲁番木卡姆·火焰的吟唱	119
哈密木卡姆·摩河兜勒	121
哈密木卡姆·鹞风汉韵	123
巨灵如风	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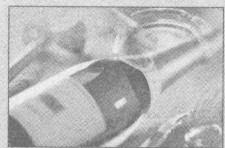
第五章 十八篇序

十八篇序	132
------	-----



第六章 烟酒经

烟酒经	164
-----	-----



文明的地理

被大漠、关山重重遮挡的新疆，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感性的。

绚丽歌舞、瓜果美食、民族风情——这三样，像古代的传讯的鸣镝，只能发出内容明确简单的信号。而缺乏耐心的当代人，不耐烦“在很久、很久以前”这样的开头，于是我们很难说清稍微复杂一点的事物。不要说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这样庞大、久远、陌生的音乐遗产，就是面对新疆当代生活，也时常有见多识广、受过相当教育的“口里人”，在饭桌上问：“你是维吾尔族吗？你们骑骆驼上班吗？你们住毡房吗？新疆有多大……”整个一个“十万个为什么”！

新疆是一个让人无限好奇而又使人显得十分幼稚的地方。面对过于复杂的深处，人们放弃复杂，直取表象。一个躲在西方名校的洋教授，依据仅存的一点点可怜的木简纸帛，可以就某一小片绿洲上已经消失了的语言，研究终生，写十本书。而我们面对历史烟云和今天的雪山大漠，又常常语焉不详，不知从何说起，脑子里一片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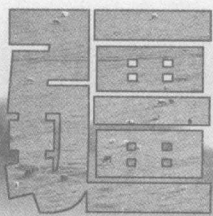
空间拉长时间，时间扩展空间。

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久远、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异常丰富的伟大国度，需要更长一些的耐心和踽踽独行，才能走完真相与爱的旅程。对新疆的了解，需要像当年玄奘西行那样，穿越西域的深处。也许，那时，蓦然回首——灯火阑珊地方，会有她隐隐一线芳踪。

那么，开始吧！我们上路——

新疆的

66



99

直到今天，人类的主要活动仍然是在地球上，而且大部分人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不能够“全球化”地飞来飞去。一个在中国沿海城市打工的乡下妹子，手中缝制的贴牌服装可能穿在英国绅士的身上，而她存身的地方，可能就是嘈杂的工厂与拥挤的宿舍——梦中回到清苦的乡下，醒来在缝纫机前飞针走线。

世界越是连成一体，故乡在一个人精神文化的版图上就越是醒目和突出。

在内地和国外，异域的生活影像，瀑布般从车窗源源不断地划过。恍惚之中，我似乎看到一些似曾相识的景物，飘散着只有故乡才能散发出的模糊记忆的气息，我神情一振，马上又下意识地压制住——就像黎明时分从旧梦中初醒，贪恋那份中年人对虚假往事的依依不舍，生怕惊飞了栖息一树的时光之鸟——但是马上，就被一个明亮而尖锐的理性所刺痛：那是别处，是别处的生活，是完全陌生的田园。是啊，这一小片可怜的、被误植在异域的田园，如同戈壁上的蜃景，诱惑疲惫的身心。

渐渐变老的事物，都是相近而相似的，他们在向一个地点、一片区域集中。有时候，大街上毫无规律的人流中，我会突然盯住一个背影，是

我的父亲或母亲？赶紧走几步……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们好像完全不认识我了，看到我丝毫没有反应。所有的老人都那么相似，好像互相成为对方的替身。一种今生来世的熟悉与陌生，让我震惊，让我难过许久，我会立刻决定去父母那儿看看，看看他们在不在。

渐渐变老的事物，神秘地变得模糊而相似，他们在向同一个地点、同一片区域集中。总有一天，一切都被归大堆，只是在最后消溶的时光里，我们要竭力记住，记住他们风化前、消失前的样子。我想，在另一个世界，在另一个更加遥远的世界，天是那样的暗，地是那样的静，没有风，影像重重，我看不清，熟悉的和陌生的，都变成了一个样子，我想问问，问问那些只有亲人才知道的私密细节，以此找出我的亲人。但声音从嘴里出来，就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喊，嘴里像是塞满虚无的沙子，喊不出。也许，这就是幽冥的世界吧，亲人不得见，一切陌生到极致，孤苦伶仃，一无所有。

故乡是我们心灵的圣地，如同沉陷中的记忆，偏僻而隐匿，黑暗而甜蜜。这令人惆怅、忧伤、难舍难分的故乡母亲，是我们血气蒸腾的内心，是我们岁月的风向标，是艰难燃烧的风中之

烛,照亮返乡的小路。

作为自然之子,自然地理仍然是决定我们的物质世界与心灵世界的一个重要因素。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生活,从而决定我们的历史。而自然地理影响到生产方式,自然地理是我们最重要的物质世界和客观基础——越是上溯久远,就越是如此。2004年,在云南大理召开的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会议上,我的发言,以对新疆的“疆”字的“说文解字”,来叙述故乡的自然地理。

“疆”字仿佛专为说明新疆而设。

这个字左右结构,对应在地图上就是左西右东:危险来自西方,“疆”中之“弓”,一次次向西张开。它弯弯曲曲的“弓”字边,就像新疆5600多千米的漫长边境,而那片“弓”外之“土”,提示我们在近代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让的土地,面积之大,足可立国。

2004年我去一个中亚国家。火车向西,一过阿拉山口,自然景况大变,林高草密,湖泊成串,气象壮阔,雄浑深厚,好一派中亚大草原原始风光,让人不禁感慨万端。沙俄划走的土地,决不光是面积之

巨,更在质量犹胜我今天的故乡。

“弓”字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国家,失败在火器盛行的工业时代。汉唐开疆扩土,不输于漠北的马镫和弯弓,但到了清代,形势大变,再也翻不过身来,一败再败于西方的“来复枪”。

“弓”字还告诉我们,中央王朝在新疆有漫长的屯田史。自西汉开始的屯垦戍边,绵延几千年,从政治、军事而言,代表历史上的有效管制;从文化、文明而言,源源不断地为西域注入儒家的文明。直到今天,绝无仅有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大部分团场,仍然由北至南,分布在边境一线。兵团是我的血地,我在团场生活了18年。

“疆”字的右边分别是“三横两田”。

“三横”由上至下排列,分别代表三条山脉: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和昆仑山脉。

但这是多么大的“三横”呀!

在新疆行走,不管是走上几天、几个月,茫茫天宇之下,漫漫旅途之中,“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在你周身合拢成圆弧的地平线上,至少有一脉大山远远相随。山顶雪线,如银蛇颤动,透迤天际,似乎为了看得远些、再远些,努力地眯缝着眼睛,静静地俯视脚下辽阔大地,俯视大地上的苍桑变幻和踽踽行旅——你始终躲不开她的目光,你始终在她的寓言般的视线里。

“三山夹两盆”,上“田”为北,是准噶尔盆地;下“田”为南,是塔里木盆地。天山,果断地把新疆一分为二,北面是“北疆”,南面是“南疆”。

就这样,新疆自然地理的骨架:166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写出的一个大大的“疆”字。

游牧阿尔泰

让我们继续拆解，先说说阿尔泰山脉。

阿尔泰山脉的大部分在境外，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是她伸向东方的脑袋。

在中央电视台每天“新闻联播”后播出的天气预报中，这个高高翘起的“鸡尾巴”，就是阿尔泰山。

她的羽毛被来自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的强劲水汽，吹成一朵盛开的屁股花。夏雨阵阵，冬雪纷纷，这里是新疆降水最多、植被最好的地方，也是新疆最重要的牧场和“肉库”。

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水系——额尔齐斯河，就发源于这里。这条穿行于白桦林和碎石铺成的河床之上、清澈见底的蓝水晶之流，可以说是中国最美的河。

阿尔泰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

历史上，它是驰骋于亚欧大陆北方游牧带的骑马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的纠结点，一个远离农业文明和强大中央帝国的藏匿点，一个供无数的游牧部族舔抚伤口、休养喘息、收拢部众、积攒厮杀力量的肥地沃土和理想之国。

阿尔泰山自古以来盛产黄金。古代突厥人称之为 Altun tara，在蒙古、哈萨克语中则音变为 Altai，意皆为“金”，我国古代汉文典籍将之意译为“金微山”或“金山”。现存的细石器表明，远在八九千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公元前7世纪中叶，中亚草原游牧群体开始进入历史的舞台，阿尔泰山脉位于亚欧大草原中部，自然成为各种游牧力量活动的枢纽。





最早记录这个地方的，是游历了中亚的古希腊人阿利斯铁阿斯，著有叙事诗《独目人》。古希腊史料所述的“看守黄金的格里芬人”，似乎就是阿尔泰山的古部落。林梅村先生认为，先秦典籍中记载的“秃发国”和“一目人”，与古希腊文献中的“秃头阿尔吉帕人”、“独目阿里马斯普人”，有着隐约而珍贵的呼应和对接。“独目人的族名 Arimaspu 确为塞语名称。前一部分 arima(一)相当于阏塞语的 arma(孤独的)，后一成分 spu(目)则相当于阏塞语的 spasa(观察者)，那么斯基泰人对独目人的称谓意为‘孤独的守望者’”。

之后，汉代的匈奴呼衍王出入“金微山”，而后柔然又把“金山”作为主要活动区域。突厥崛起，“金山”也是其重要的发祥之地，由柔然“锻奴”起而立国，并由此东征西战，创建赫赫突厥汗国。突厥汗国分裂后，臣属于西突厥的“葛逻禄”主要活动于“金山”西南，之后又归于蒙元时期的窝阔台、察合台统辖。11世纪在黄河以北败于金国的辽国契丹从北京出逃，在“金山”的额尔齐斯河流域重整旗鼓，建立包括中亚和天山南北的西辽王朝——喀喇契丹。

随后，喀喇契丹与伊斯兰联军在阿富汗会战并大胜，使西亚诸国“谈契丹色变”，并造成历史性误会，中亚之人和俄罗斯，至今仍普遍用“契丹”的各种音译来称呼中国。

维吾尔族最重要的典籍之一——玉素甫·哈斯·哈吉甫于1069~1079年在喀什噶尔完成的哲理性诗剧《福乐智慧》，就是“奉献给东方的

君主桃花石·布格拉汗”的，书中有“褐色大地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商队又将桃花石锦缎铺陈”的句子。长春真人丘处机来西域会见成吉思汗，仍听见“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汉人也”的赞赏。而“桃花石”一词，据中外学者的意见，就是“拓拔氏”的音译，“拓拔”正是鲜卑宇文部后裔。甚至连隋文帝独孤皇后、唐高祖母独孤氏，都是汉化的鲜卑后裔，隋、唐皇族一脉，都是标准混血儿。

成吉思汗曾六度“金山”，旌旗翻飞，铁骑成云，率领蒙古大军远征欧洲，开山劈路，四十四匹神骏拖着华丽的宫帐大车，隆隆驰过阿尔泰的成吉思汗大道。一个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就这样被游牧的铁蹄、箭镞、雄心、热血耕耘出来。明代“瓦剌”（卫拉特蒙古）代兴，这里又被划入准噶尔汗国的势力范围。今天，此处则是哈萨克、蒙古、汉、回等民族的生息地。总之，这里一直是游牧民族的“安乐窝”和“洞天福地”。

历史上，战争是游牧生活的重要内容。

很难想象，那些分散于旷野长风之中，孤独地哼着忧伤的长调，成天尾随于牛马羊群之后，过着简单困苦的生活，善良、可怜、待人热情的



牧人，怎么就呼风唤雨、摧枯拉朽，把一个个古老而强大的文明打趴在地、满地找牙。

在人类漫长的冷兵器时代，马镫和弓箭组成的军旅，代表机动、速度和力量之王，是“上帝的鞭子”，如同今天的特种部队。无论多么庞大精良的农人的武装，在这样原始而生猛的骑兵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农业政权是龟缩在高大城墙里的政权，不可一世的秦始皇，据王国维先生的观点，其祖先也是游牧的羌人，一统江山之后，甚至要把城墙修到草原的边缘，为的是阻挡匈奴的进攻。

反复上演、剧本如出一辙、残酷血腥而又无聊乏味的连续剧就这样开始了。如同冬天凛冽的西北季风，一个又一个骑马民族周期性地从欧亚大草原挥鞭南下，无情地冲击着中原的中央王朝、恒河流域的文明和古罗马的层层关隘。

“星天旋转

诸国争战

连上床铺睡觉的功夫也没有

互相抢夺、掳掠”

不知疲倦的蒙古大军席卷亚欧，所到之处，富庶的城镇顷刻变为废墟，宏丽的庙宇瞬间化为火海。一个弃城而逃的瓦剌人惊魂未定地这样说：“他们到来，他们破坏，他们焚烧，他们杀戮，他们抢劫，然后他们离去。”在这场蒙古旋风之中，先后有 40 多个国家、700 多个民族归顺蒙古帝国。

不管是匈奴还是蒙古，无论游牧者统治的疆域消长盈缩，她总有几个不变的“原点”、“老巢”或“根据地”：顺利时从这里出发征服世界，瓦解时又归缩此处。这样的“原点”星罗棋布，在欧亚大陆的北方游牧带连成一线。比如鲜卑人从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石室出发，而黄河河套地区曾经是匈奴的历史摇篮，著名的蒙古

高原,几乎就是众多北方游牧民族的“老窝子”,是其最重要的历史舞台和牢固的大后方。

一些冗长拗口、写法不一、难懂难记的地名、山名、河名、族名、人名,连同相关的习俗文化,如花花绿绿的补丁,打满了汉文典籍。称雄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得意时狼烟突起,从这里南下、西进,搅得鸡飞狗跳、周天寒彻,落败时退缩漠北深处,消失得无影无踪。幸亏守着一个与之打打停停的中央王朝,高度发育的历史意识,留下了文字的记述。否则,这些来如风、去无影的牧人,真要被“长生天”和草原母亲春绿秋黄的宽广袍衫掩盖的严严实实,成为悄无声息的巨大谜团。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历史大时光的消磨中,游牧线不断地往北退缩,这样的“原点”也不断北移。越是深居漠北的,更原始、更新鲜、也更有战斗力的部族,也越是有着更大的机会:这些“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食肉饮酪”的后起之秀们,瞄准日益成熟的农业社会的果子,扶摇直下,直到把自己消融在农民世界的稠人广众之中——“征服者被征服”,进入农耕区的游牧统治者,很快汉化,融入农业文明,一般是在50年之后,就谙熟农耕之道,成为儒家文化的坚定的维护者,据关守隘,或凭借城池之险,徒劳地抵御着他们的后继者——新的游牧力量的进攻。几千年过去,牧人数量变化不大,少见城郭和地面上的变化,到今天依然地广人稀,而农民的世界却人满为患,市井如沸。

这些“原点”、“老巢”和“根据地”,多是山高、林茂、水丰、草密之地,而其中以阿尔泰山为典型。古代金山,居于亚欧北方草原带之十字路口,东进、西攻、南下、北上,自由挥洒的空间比

较大,而距其他大的势力范围又较远。众多游牧势力麇集于此、养精蓄锐,成为共同的祖源地,就不足为奇了。

公元91年,东汉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失去了阿尔泰山的北匈奴西进东欧。就是这批欧洲人称之为“匈人”的匈奴,公元451年又在首领匈奴王阿提亚率领下攻入高卢,与西罗马军团对决于巴黎东南的特尔瓦。这一连串反应,像多米诺骨牌,匈奴人的西迁,加速罗马帝国的灭亡和整个欧洲的民族大迁徙。

按照语言学的分类,我国北方潮水般消长激荡的游牧民族,几乎统属于阿尔泰语系。匈奴、突厥、回鹘、黠戛斯、哈萨克等,属于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而鲜卑、柔然、室韦、契丹等则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

在卫拉特蒙古的英雄史诗《江格尔》中,也多次提到阿尔泰山,而且似乎“江格尔可汗”的理想国——“宝木巴国”的核心区域,就是阿尔泰——至少,“江格尔”的勇士们要为他们的圣主“江格尔”建造的宫殿是在阿尔泰。

“美如开屏孔雀的阿尔泰山西侧,
生长着万年的旗檀。
在万年旗檀的中间,
杂生着珍珠宝石树,起舞婆娑。
紧靠着五百株万年旗檀,
为圣主江格尔建造一座
举世无双的十层九彩金殿。”

于是,勇士们用黄金、珊瑚、象牙、珍珠和宝石,为“江格尔”建造了一座“离天上的白云还差三指”的宫殿。在今天阿尔泰山脉的崇山密林和山间草地上,找不到“江格尔奇”们用空前的想象、巨大的愿望和最华丽的词藻建造的“宫殿”。

我不相信建立了煌煌帝国的游牧统治者，没有永垂不朽、青史留名的意愿。

“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用不着风吹雨打，他们就是“风吹雨打”——他们对待历史的方式，如同他们自身存在的方式，是否仍在大时光的上游飘忽不定、“逐水草而居”？是否在用另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方式传递千古之谜？

《参考消息》的一则有趣的信息是，欧洲一个研究机构的研究结果，根据 DNA 测定，从血缘上看，成吉思汗的蒙古在全世界留下了最多的遗传基因。

目前，这里留下的是岩画、鹿石、青铜器、铁器、草原石人、石坟墓和大型石堆墓。阿勒泰地区青河县三海子附近有 30 多座石堆墓，其中最大的当属什巴库勒石堆墓。该墓直径 60 多米，高 20 米，用石量当在两万多立方米，这是个浩大的工程，外围还附以多层石圈，并有十字形石道相连。这个巨石构成的金字塔，从上空俯视如同巨大的车轮平放在草原上，景象壮观。在中亚草原，这个石堆墓，是此种文化类型中最大的一座，简直就是由无数黑石块堆垒而成的小山。

不过，这些人工的大石堆，是不是墓，还得两说。联想到广泛流布的岩画上的众多车轮图案，和后来这一带高车人的频繁活动，说它是平放的车轮形象，也不是没道理。

高车是广泛活动于阿尔泰、漠北、河西走廊和青海的游牧民族。

“高车”这个部族名，直接源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高大的、辐辏众多的木制车轮。青海诗人、新诗的杰出代表——昌耀先生有一首 1957 年创作的诗歌，专写此物：

“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

是青海的高车。

从北斗星宫之侧悄然轧过者

是青海的高车。

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

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

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

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之轶诗。”

关于这座石堆墓，近年来多有媒体炒作，一些时髦的说法甚至附会到了“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的身上。林梅村先生认为，这个“巨石冢”可能是“独目人”部族酋长的墓，而林学堂、吕恩国先生则认为，这是当时草原上盛行的萨满教的祭祀圣地——太阳神殿。

据和田人毛拉·艾斯木吐拉所著《乐师史》记载，阿尔泰也是伊斯兰文化中最伟大大学者法拉比的出生地。《乐师史》这样说：“阿尔泰巴拉沙衮是艾甫纳斯尔·法拉比的出生地。”日本学者岸边成雄在其《音乐的西流》、前苏联学者巴尔托里德在其《中亚突厥史十二讲》中都认为，法拉比是突厥人，而西突厥活动的范围正是以阿尔泰山为核心的区域。

法拉比(公元 870~950 年)是伊斯兰文化历史中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精通教义学、教律学、经义、圣训，也精通医学、哲学、修辞学、诗棋、国际象棋和音乐。在音乐学科方面，他造诣很深，不但亲手创造了卡龙，自己能够制弦弹奏，并且将此乐传给了其他乐师和自己的学生。他创作了‘拉克’、‘乌夏克’及其间奏曲，并在世界上加以传播……他著有《乐师书》。书中写到：‘乐曲没有明言的共鸣声音，则是在人们的灵魂里点燃精神之火的因素。当诗词、民谣

一旦与此融为一体，乐曲的秘密就会变得明晰起来’，‘一百年来，以祈祷都未能得到的乐趣，将从我的钢丝上得到’。”

法拉比继承发展了阿拉伯文化、突厥民族的文化和古希腊、罗马的文化，西方文艺复兴是从阿拉伯文献那里，找到久违的地中海的文明。法拉比的音乐体系对今天影响很大，他创造了用阿拉伯语名称图形谱记录的规则，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木卡姆艺术，有复杂、深刻的影响。

法拉比，也称艾甫纳斯尔·法拉比，全名是穆罕默德·依本·艾甫纳斯尔·艾勒·法拉比，西方学者认为他是阿拉伯的哲学家、音乐理论家，我国《辞海》条目也这样解释。这样说主要因为他用阿拉伯文著述，但不能说用阿拉伯文著述就一定是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喀什噶里的《突厥语大辞典》，也是用阿拉伯文所写，但他出生在喀什阿帕尔村，晚年也生活在那里，其“麻扎”是当地群众的朝拜圣地。阿拉伯的“五弦乌德琴”是法拉比加了一根弦，“五弦”是龟兹人发明的乐器，法拉比能为阿拉伯的四弦加一弦，说明他熟悉龟兹五弦。

关于法拉比的身世、族属，众说纷纭，争论不休。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学者都在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拉郎配”，成为热闹的景观。也许，这是很难彻底说清、也很难统一认识的历史之谜了。这种“拉郎配”，与历史上潮起潮落的游牧力量，总是比较短命，文化变迁或者断裂、缺乏历史记述有关。

阿尔泰的深山之中，有太多的历史秘密和千奇百怪，如同大海微微颤动的渊面，光天之下，天地旋转，魅影重重。

游牧力量的大时光，潮水般退去。

祥和、平静、如深山美人般不为人知的阿尔泰，正在被小康社会日渐兴盛的游客所围观。封闭了漫长岁月的阿尔泰，如一坛刚刚开封的老酒，凛冽清纯，醇香四溢，醉人心脾。成吉思汗西征时留下的蒙古人后裔——图瓦人和他们的木头房子，一到旅游旺季便塞满了天南地北的游客，景区内的一小盘清炖羊肉，敢要你 300 多元，而且不能有意见，因为能吃到嘴里已经是不错的了，许多人还站在旁边翘首以待呢——尽管这几乎是一只肥羊的价钱。



不要忘记，为了最美的风景，这的确不算什么。

人类净土喀纳斯，如同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手，如同高效的安慰剂，会化解你所有的怨气。忘掉消费主义时代斤斤计较、脑满肠肥的沉重肉身吧，就像歌里唱的：“亲爱的，你慢慢飞，飞到前面去看小溪水”——喀纳斯湖在等着你呢。同时，还应该想到，布尔津县的许多领导，由于整整一个夏季不得不待在山上应付南来北往客，已经被山风吹成黑人，他们和家属两地分居，“翠花们”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在阿勒泰地区博物馆中，有一具原始的滑雪板，讲解员声称这是人类最早的滑雪板。

滑雪板上蒙有一层马小腿的皮毛，油滑粗硬的毛顺向时，减少磨擦阻力，加快了速度，猛一转身、马毛逆向时，可以起到刹车的作用。

遥望历史，冬季的阿尔泰，雪深一、两米，万山岑寂，林间谷地，闪动一个个操阿尔泰语系的古老族群，好一派雪原景致。日本和前苏联的滑雪教科书认为，阿尔泰是人类滑雪活动的起源地，这里的岩画中也有早期人类滑雪的图案。

除了滑雪板，在布尔津县的一家餐厅里，还可以看到近两米长的大红鱼标本。这几年借助媒体，传得最凶的就是喀纳斯湖的湖怪，中央电视台专门拍摄了大型纪录片《深湖魅影》，结论不了了之。这两年，又有人要带潜水设备，一探这隐秘世界。

面对大好湖水，多有内地之泳士，到此欲畅游一番，但被接近冰点之寒水所吓退。曾有一个内地广播战线之泳士，来此参加全国广播学会的一个会议，不听当地人劝阻，游了一个来回，一年后此人歿。肉后酒足，心火之苗炽盛，毫无

防备，当胸浇以千年冰水，寒气渗入骨髓，阳寿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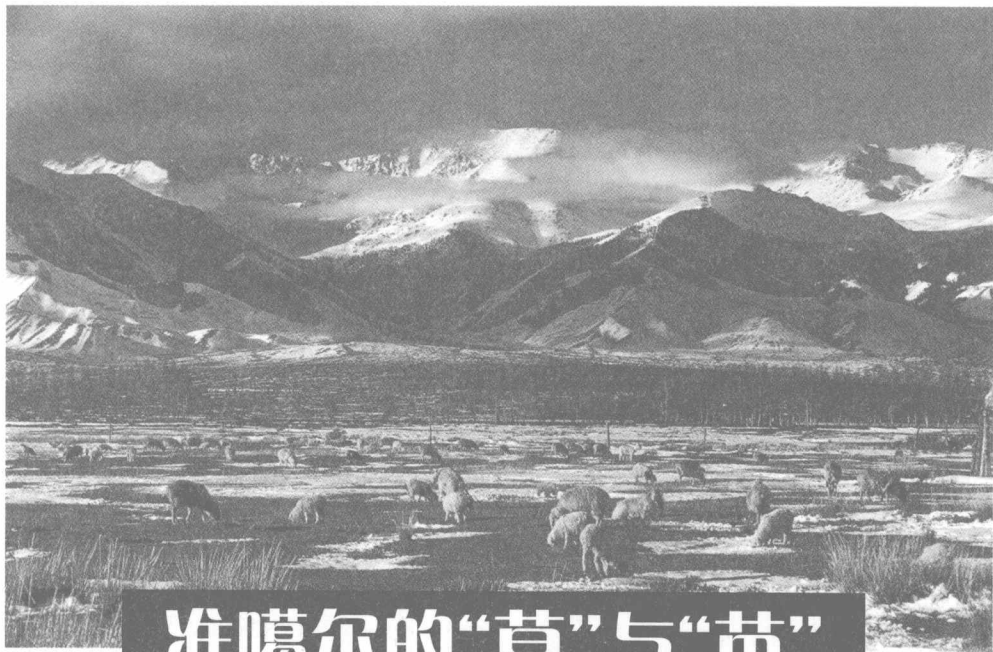
关于“湖怪”，当地传说久矣。曾有湖边饮水的牛羊被“湖怪”吞噬。这个中国最深、湖光变幻莫测的喀纳斯，曾引来大量科学工作者前来踏勘。一个差强人意的解释是：“湖怪”是学名叫“哲罗鲑”的大红鱼。倒是我的一个曾经在阿勒泰地区生活了30多年的老上级，说过的一个名山轶事倒是真的：在反修防修、意气奋发、斗志正酣的年代，一架苏修直升机，油尽灯枯之后，荒不择路，只好落在山上。当地哈萨克牧民挥舞马鞭，围斗不止，生擒苏修飞行员。传来传去，传成这直升机是被牧民用套马杆套下来的。

阿尔泰山最好的风景，只有大雪封山前的十几天时间。如果你来阿尔泰，建议你在10月中、下旬来。

“长生天”命令所有的树木开始燃烧起来，天地骚动，轰轰烈烈，仿佛有一只巨手从天空快速泼下辉煌繁荣的色彩，一颗颗白桦树爆炸般喷射出绚烂疯狂的光焰，似乎之前的季节只是用来成长和积累她的力量，好在瞬间挥霍掉全部的青春生命。

向美而亡，激情如飞蛾扑火。





准噶尔的“草”与“苗”

在阿尔泰山山脉和天山山脉之间，是准噶尔盆地，即“疆”字的上“田”。

准噶尔盆地的核心部分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蒙古语意思是“三堆芨芨草滩”，这里是芨芨草、梭梭和骆驼刺的世界。芨芨草就是古代边塞诗中常提到的“白草”，一墩一墩，其茎细长，劲直柔韧，如箭杆密集地怒放。过去，当地常有人用芨芨杆扎成大扫帚，直到兰新铁路建成，道通物畅，才被更耐用的竹子扫帚所取代。

总体来说，准噶尔盆地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植被情况要比塔里木盆地好过许多。历史上，这里是传统的游牧区，现在有水 and 地势平缓的土地，早已开发成连片的农业区，深山、浅山和盆地深处半荒漠的地方才是牧区。游牧和农区的交相混杂，加之以相对发达的交通线和密集的

城镇，是北疆的特点。以首府乌鲁木齐为龙头的天山北坡经济带，是新疆经济的重头。

我生活过的那个团场的连队，就在准噶尔盆地边缘。

一到冬天，大雪铺地，连队边闲置的破房子里，不知是哪一天，就搬来几户哈萨克牧民。早晨干冷的空气中，飘来异样的奶香和羊膻味。老乡的牛、羊和骆驼，在连队每家每户的柴火垛旁、林带里和被厚雪掩埋只露出草尖的条田里乱窜。它们一定是迷路了，走走停停，东张西望，抽空吃一点庄稼秸秆和地上的干树叶。就像乡下人第一次进城，迷迷瞪瞪，神不守舍，充满疑惑与好奇。这里曾是游牧民族的冬牧场，连队所在的位置，正是过去牧民们传统的“冬窝子”：背风、雪浅、有草可吃。

牧区和农区是可以互补的，大家相安无事。

这些混迹于连队的牛、羊、骆驼，这些会活动的“肉”，在那个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年代里十分安全。尽管人们粗粮也吃不饱，很少有肉可食，却从没有人打这些门前屋后的牲畜的主意。

牛、羊、骆驼们，也是吃到哪就睡在哪。

悠闲的哈萨克人，只留几头奶牛拴在房前屋后，供日常喝奶之用，基本不用太管流窜在各处的牧畜。春天到了，要转场到山上的夏牧场了，他们才会找齐牛羊骆驼，打点好不多的家当零碎，开始上路。

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冬天寒假的一个重要的乐趣，就是合伙逮住几头牛犊子，拴在自家门前的沙枣树上，得空就骑上，快一阵、慢一阵，摔下来再骑上，乐此不疲，兴奋地在家属区横冲直撞。骑完了还舍不得放掉，拴好，抱一堆包谷秸秆喂着，完全比对自己的亲弟弟还要好。

有时玩腻了牛犊子，也打过骆驼的主意。但听大人说，骆驼发怒时喷出的唾沫有毒，会让人皮肤发痒、长癣、溃烂。同时，骆驼对我们这些“半桩子”而言，也显得过于高大、陌生了些。所以，几欲下手，围住了这些林带里努力吃树叶的大家伙，但终究无从下手，只好悻悻而去。

夏天的时候在连队，也看到骑在马上、绝尘而去的哈萨克牧人。

骑在身上的哈萨克牧人，多少有些令人生畏。这些从山上的夏牧场匆匆而来的陌生人，还奇怪地穿着冬天的大皮裤，带着浓烈的青草气息和羊皮子的味道。在我们的眼中，与冬天里缩在连队旧房子里的老乡似乎并不一样，显得威风神气多了。

夏牧场的生活肯定充满暗示与活力。有一段时间，我们这群孩子用竹条作弓，从竹门帘上抽下细竹条，用火柴化开臭油，焊上小钉子，躲在门前林带的柴垛里射马。当然是十次九次落空，偶尔射中一次，还未看到马惊时摔下老乡的景象，就吓得怪叫一声作鸟兽散了，生怕那些哈萨克牧人骑着高头大马追打过来。我们哪里知道，哪会有从马上摔下来的牧人呢。

这个孩子气的游戏，是否也隐含两种文化的、心理的关系呢？后来，我见过一些主宰一方的哈萨克族领导，已在城市生活多年，但一到夏天仍然心里痒痒，隔三岔五往山上跑，回来后就精神焕发，一幅心满意足的样子。

农耕社会的封建文人进城做官，无论官做多大多大，最后都愿意告老还乡，回到他出发的地方，田园才是他真正的家。而游牧民族对夏牧场的眷恋，也使他可以抛弃城市，找到自然之子的感觉。

